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史　芝

繪圖監生臣董　椿

圖書編卷五十四

明 章潢 撰

泉河總叙

我國家臣一海寓都燕冀以制六合凡萬方小大羣工不問海内外可以浮航而至者罔不時獻方土百物以效順又歲漕東南粟四百萬餘石輸京師以充積貯咸由于會通一河會通界南北之中處其上游

視諸漕渠為最重漕渠若江淮衛白之水源遠而流長故無事于泉惟會通受汶泗沂而成近泉之委潤者不計焉是故泉涓涓甚微合十餘為沂數十餘為泗百十餘為汶汶故入海遏至南旺而中分之其北流者逕會衛白其南流者合沂泗以會江淮故東郡諸泉又會通之命脉也然則分水之于漕渠詎不謂尤重歟嗟夫漕海有風波之患漕江及河有陸輓之勞其視會通奚啻什伯也殆天隆景運河伯效靈開

此億萬祺無疆之利以致萬國賓貢千艘順達繩繩

而繼而無没輓之虞所謂萬古永頼者非耶

泉河總圖

濟河
白馬河等泉
宮村閘
吳泰閘
泗水故道
三角灣泉
馬陵泉
託基泉
蘆溝泉
黃良泉
在城閘
天井閘
港里
濟寧州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仲家淺閘
師家庄閘
魯橋閘
棗林閘
南陽閘
下新閘
中新閘
上新閘
濟陽橋
寺前鋪閘
南旺上閘
永通閘
廣運閘
谷亭閘
八里灣閘
孟陽泊閘
魚臺縣

沈河
汶河
河入海故道
分水
汶上縣
東平州
減水閘
南旺分司
南旺下閘
開河閘
袁家口閘
靳家口閘
安山閘
戴家廟閘
荊門二閘
阿城二閘
七級二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東昌府
梁家鄉閘
上橋閘
戴家灣閘
新開上閘
南板閘
沙灣
東阿縣
博平縣
清平縣
臨清縣
臨清閘
會通閘
武城縣
德州
夏津縣
恩縣
清河縣
南旺湖
北河分司
通濟橋閘
堂邑縣
衛河
館陶縣
平安鎮
壽張縣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為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關係最重者也故首志之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係堽城所分汶水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關係亦重故次之鄒縣濟寧魚臺嶧

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乎堌里黄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泒故又次之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近者也則曰沙河泒故又在其次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黄河入淮曰邳州泒若黄河經徐吕而下則可以無若不經則可以有畧在所緩故以是終焉弘治十四年廵撫山東都御史徐所以將蒙沂二縣夫役暫行革之其闗

係雖有重輕其實皆能利澤萬世者也故各疏其所出及其泒所由來以備參考云若夫因時之變遷酌勢之緩急而施疏濬之功則又在司泉務者加之意焉

一分水泒凡二州七縣共一百零三泉舊泉八十一新泉二十二

新渠溝六

新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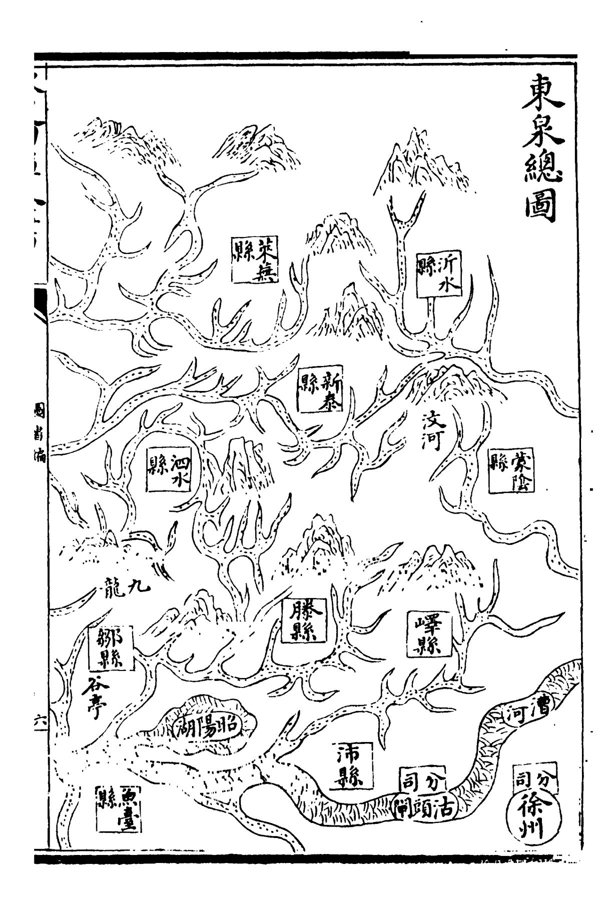
一天井泒凡四縣共七十七泉舊泉六十一新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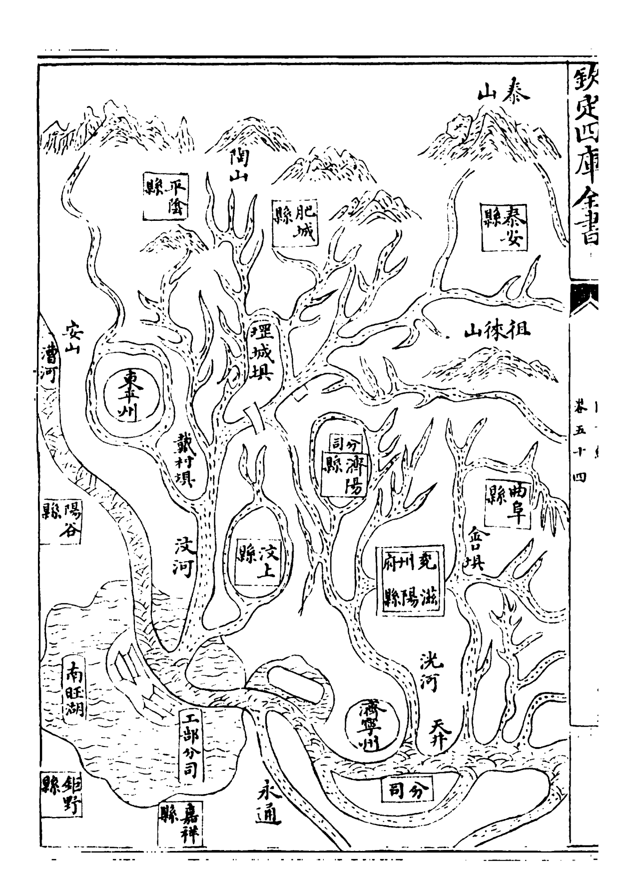
一魯橋泒大泒一小泒五凡一州三縣共二十四泉舊泉十五新泉

九

一沙河泒其泒有四凡三縣共二十六泉舊泉二十新泉六

一邳州泒其泒有三凡三縣共十四泉


東泉總圖
萊蕪縣
沂水縣
新泰縣
汶河
蒙陰縣
泗水縣
九龍
滕縣
嶧縣
鄒縣
谷亭
昭陽湖
漕河
沛縣
分司
沽頭閘
分司
徐州
魚臺縣


泰山
泰安縣
徂徠山
肥城縣
陶山
平陰縣
東平州
堽城壩
戴村壩
安山
漕河
陽谷縣
汶河
汶上縣
濟陽分司縣
曲阜縣
兖州府
滋陽縣
魯壩
洸河
南旺湖
工部分司
濟寧州
天井
分司
永通
鉅野縣
嘉祥縣

泉志所載泉百九十有一今增至二百四十上虞張公本所定圖次倣禹治水之意自流徂源新安王仲錫因之編為舊志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治河之法也至于濬泉不必盡然惟視關係以為緩急況禹之導淮渭不自源及流乎今既分為五派所係有重輕其次序自明故先新泰次萊蕪次泰安次肥城次平陰次東平次汶上而後及寧陽者為其有天井派也次泗水次曲阜次滋陽次鄒次濟寧次魚臺次滕而後

及于嶧者為其有邳州泒也邳州泒雖在所裁亦當存之以俟將來故以蒙陰沂水終焉非敢以臆見紊之也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為主以其能出雲為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於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為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防以節之水溢則縋起懸版以通其舟謂之牐皆置官以司啓閉而聽其訟獄焉潦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涸則發徒以導閼塞崩潰而察其用命不用命以賞罰之

南旺總圖

田家口

蜀山

南旺閘廠

官廠

禹王廟

減水二閘

孔家橋口

工部分司

北河分司

龍王廟

朱公祠

劉老減水閘

南旺上閘

焦欒減水閘

寺前舖閘

長清獲麟渡

南旺湖

汶河
馬家湨水壩
白馬乾河
壩口
黑馬溝
王巖口
王堂口
弘仁橋
馬踏湖
田家減水閘
靳家口閘
袁家口閘
開河閘
關家大閘
南旺下閘
常名減水閘
總院行臺
主簿廳
安山湖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既瀦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藪沮洳之區耳今堨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蒞焉可謂知所重矣當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水利亦微哃啟閉或非其時勢如建瓴遂難停蓄霖潦暴至輒漲溢衝潰劉元常明減水諸閘盡啟猶不足以殺其勢至決坎河王堂諸口雖由開河以下復歸漕河徃

往淹没民田水退又調本縣撈沙淺及附近泉壩各夫役以築塞之議者欲于黑馬溝迤西脩石為隄立減水石閘於故决諸口可歲省土築之費然工程浩大未易輕舉又恐閘設而水不由淺往者曾立石閘一見存亦徒勞耳然亦不可拘也司其務者尚因其勢而利導之哉

南旺總論

南旺湖者古大野澤而古今貢道之要會也按禹貢

徐州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周禮職方兖州其藪澤曰
大野地志謂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
大南道洙泗北連清濟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矣或
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
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
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會通漕
河縱貫其中湖界為二東湖廣衍倍於西湖北接馬
踏武莊陂湖以及安山南接馬場陂湖以及昭陽諸

湖相屬綿亘數百里而徐兖東平汶上鉅野諸郡邑又悉環列于左右與古經誌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也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横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兖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為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不同輸將之

迹亦異惟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内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迹大畧相同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洪五湖之險河淮湍激之虞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衛合流直趨天津則與逹河以達帝都者亦殊迹而同歸矣惟是濟寧抵于臨清上下三數百里地勢高仰舟楫不通會通河雖剏自前元未底於成也國初黄河决於原武漫過安山而會通河

遂以湮廢至永樂始以飛輓艱虞爰命宋司空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會通以濟漕運頟瞻南旺適當其衝宋公乃用老人白英之言導汶自戴村西南流合洸與濟伏所發徂徠諸泉之水瀦于南旺注于會通南旺分流上下交灌而又建閘設壩蓄洩以時遂使三十年已廢之大野復為聖世利涉之用葢亘古今而再見者也向非南旺則會通難開亦枯瀆耳烏能轉萬里之舳艫來四海之朝獻以供億萬年之國計

也哉是南旺湖誠又今日之要會也南旺既瀦會通其道自時厥後海運陸輸一切報罷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直抵京師若行堂奥然上下咸利者且百餘年矣物盛致蠹積習生常邇年以來河沙壅而吏職曠於是有湮塞之患水土平而利孔開於是有冐耕之患私藝成而官防碍於是有盜決之患三患生而湖漸廢湖廢而運道遂失其常此所以不能不軫聖明宵旰之憂也邇者廷議因漕船阻滯請遣大臣如

宋公者往任其事於是按圖牒以正疆界昭憲典以懾豪强飾官聯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授方畧先濬諸泉以開湖源繼疏四湖以為水櫃又以南旺地當要會用力尤多西湖環築堤岸以丈計凡萬五千六百有竒隨堤既開大渠與堤共長而湖内縱横復穿小渠二十餘道使相聯絡引水入漕東湖迤東地勢漸高無需防遏止于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防侵冐而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

之處則亦堤而築之視西湖工又倍焉凡所新造為閘者三在李大口弘仁橋為壩者二在馮家口王岩口為河者九百丈在李村王堂二口皆蓄洩要害處也至於闕閘全湖申縮漕道有若南北端二閘東西岸十七斗門則皆因舊而葢濬之以司啟閉焉

泉河總論

山東志曰禹貢兾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兖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

河山東漕運其昉於兹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黄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髙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東京及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吕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

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巳延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重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衛名會通河夫汶水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從都于

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浚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而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偃壩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濫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道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

各處當治河渠總叙

黃河本不必治而不得不治者爲漕運所必資也惟其爲漕運所必資則其所當治者又豈獨黃河爲然哉水利自古重之故我朝于凡陂池川瀆閘壩橋梁之事具載諸司職掌大明會典永樂遷都後尤重漕運故河道洪泉等項有關漕事者事例甚詳今具列于後而諸處水道亦類附焉

盧溝河 出山北代州泛溢輙壞民田廬宣德弘治間嘗命官修治

滹沱河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大通河 在京城東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河 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鋪置夫挑浚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海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河 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清至直沽入海今為

運河

會通河　無源元自安民山開通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于衛賜名會通

沁河　出山西沁源縣由大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山與濟源合流至徐吕二洪景泰間於黑洋山北黄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

汶河　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入海元築壩遏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永樂間復壩于東平州

戴村汶盡入漕至分水龍王廟四分南流六分北流南有洸河亦入漕

南旺湖詳前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洪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石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甃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

築

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隄永樂間於湖内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皆運河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石堤遇壞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堤三十餘里舟行湖中被

風觸堤往往破壞弘治間于湖東開一河以避險名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又用磚修築東岸

浙西諸水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江常熟諸縣多被渰没永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之

山東諸泉詳前

沂水考

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水經云出蓋縣艾山道元則

曰沂有二源一出祚泉山一出魚窮山余按今蒙陰
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
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
里殊無別源據周禮沂山因其水得名康成又齊之
大儒不應有誤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沂水過馬
頭固南流逕蓋縣故城又南至沂水縣城西又南至
河陽村桑泉水西來入馬道元云桑泉水出五女山
南流納堂阜水即今蒙陰東北惲阜大水二河也又

南合蒙陰水通名為汶河東注沂沂水又南逕諸葛城又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其水出墓西戚溝湖剖冰躍鯉之地又南至沂州之城東小沂水西來入焉小沂出蒙山西東過費縣神山納祊水祊出縣南闗陽川至沂州西分為涑水涑自州城西小沂自城北俱入沂宋慶歷間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轉而小沂尤湍悍西北平日波如簟紋清淺可愛及山雨水至如百萬陣馬摩壘而來謂此水也沂水

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沭水又南逕古郯城
又南至下邳入泗下邳古城在今邳州南道元云沂
水至下邳分為二一自城北趨南入泗一自城之東
南入泗東沂水上有橋徐泗閒呼為圯子房遇黄石
公進履處今入泗者西沂耳

泗水考

源發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入里始合為一
西經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南流入徐

州境北流入會通河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絶頂穆妃陵側有瀑布泉懸百丈崖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中西來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北逕安丘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濰

顔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

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瀛汶紫汶牟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徐沛并二洪漕河總論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竒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為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三十五里為本州境詳見山川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曰泡河上通賈魯新開黄河流經單縣至本縣飛雲閘橋入漕河盈涸不常曰薛

河自滕縣東髙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南沙河王華等泉由金溝口閘入漕河曰雞鳴臺東小河在縣治東北五十五里源出滕縣三里橋泉併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雞鳴臺東入漕河初二泉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參將湯節始開渠引入漕河置閘于河口以積水既以濟漕又變沮洳為良田云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東滕縣黃溝泉及嶶山三家灣等泉西流八十里至留城鎮北東岸入漕河曰境山溝源出東北馬跑等泉西南流三十里至境山鎮北東岸入漕河曰留溝湖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縣泡河上河分來至許家淺北西岸入漕河曰烏鵲溝源出城北八十里屯東冷泉來西流三十里至泰梁洪入漕河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

河決嚙所必歸焉夫會通河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諸泉以爲漕綱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湖瀦蓄謂之水櫃先朝尚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河初不藉黄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此也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倏無定所其支派大槩有六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入漕其一至漕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

至歸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自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自汴梁城西南經營澤中牟尉氏陳頴至壽州入漕自河入于漕水勢浸滛諸閘沉于深淵二洪泯其險隘泉政日弛湖防盡廢至于二洪而下衝決歲深厓岸寛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黄河之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至厪宵旰命重臣是可鑒已然河所趨泥沙相

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曲睢宿則二洪反高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武城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碭亦可鑒已要之徐沛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來不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為閘河之助於汴河故道如野雞岡孫繼口黃陵岡等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

海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陵寢而徐民墊溺用是少瘳則誠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附鹿園萬表論曰黄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阻議者謂為黄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葢自清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黄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

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衆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黃河之贏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洸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年久一旦水

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益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黄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来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濟水源流

濟源縣

濟源

東源

西源

歷虢公臺

滎

滎澤縣

濟水考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出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於懷慶府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自縣西南號公臺入于河潛行絶河復出於河之南溢而為滎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地也既見而伏

歷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歸德至山東兖州府定陶縣出於陶丘北又東至山東兖州府曹州過菏澤又東北至本府東平州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又東北至青州府博興縣入海東北者由東而北也北東者由北而東也

汶水出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之南流至本府滋陽經寧陽平陰汶上西至東平州壽張縣安民亭注濟河今濟涸仍順濟故道折而東北經東阿

入濟南從濟故道入海

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沇水正發源處則在濟源西八十里

濟漯辯

孟子云瀹濟漯而注於海葢濟水出於泰岳諸山至王屋山始大在沇地初名沇水自沇入河至於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漯即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

非濟自濟而漯自漯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于海或曰漯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濟河源流附

禹貢濟河惟兖州又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周官兖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

河並流過成皐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臨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為二其一東北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海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

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為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濼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淯河又會

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樂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為大清河自偽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又按酈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為然是故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滎水三見為

山東諸泉水而溢為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周官曰鸜鵒不踰濟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則濟水之德又古今所並稱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濼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沇水所出濼沇聲相近葢一水也沇水即濟水故

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為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為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謂靈異者皆謬謬也

渭水源流

河

宜君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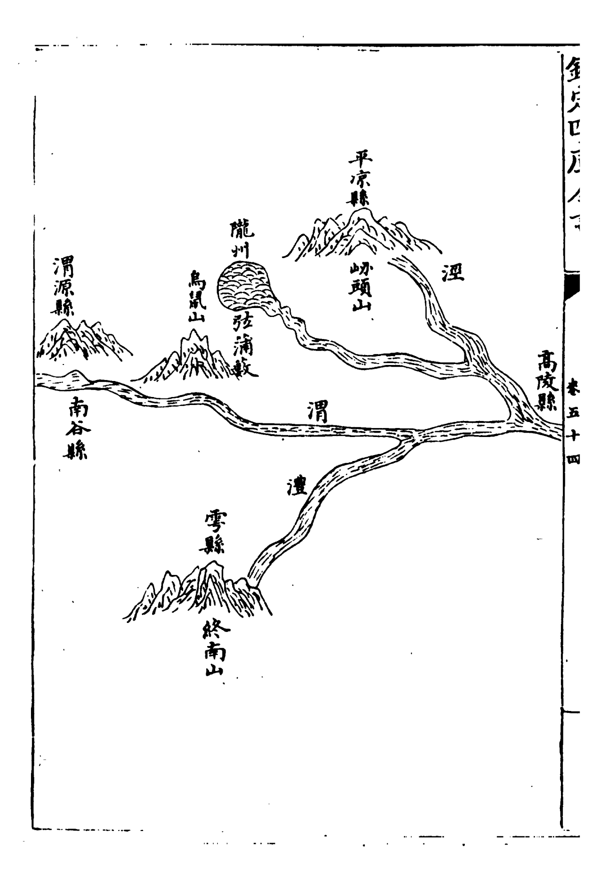
同官縣

子午嶺

富平縣

朝邑縣

華陰縣


平凉縣
隴州
崆峒山
涇
渭源縣
鳥鼠山
弦蒲藪
高陵縣
渭
南谷縣
灃
雩縣
終南山

渭水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渭源南谷山禹只自本縣鳥鼠山導之東至咸陽縣會于灃又東至高陵縣會于涇又東至朝邑縣過漆沮至司空縣入河

涇水出涇陽縣岍頭山涇陽縣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岍頭山即筓頭山也陽陵縣今西安府高陵縣也

涇水出岍頭山經本府涇州歴西安府醴泉縣邠州

又東至高陵入渭

汭水出扶風汧縣弦蒲藪汧縣即今鳳翔府隴州弦

蒲藪在州四十里蔡傳不言入涇之地汭水弦蒲藪

出經平涼府崇信縣華亭縣至涇州入涇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首陽縣即今臨洮府渭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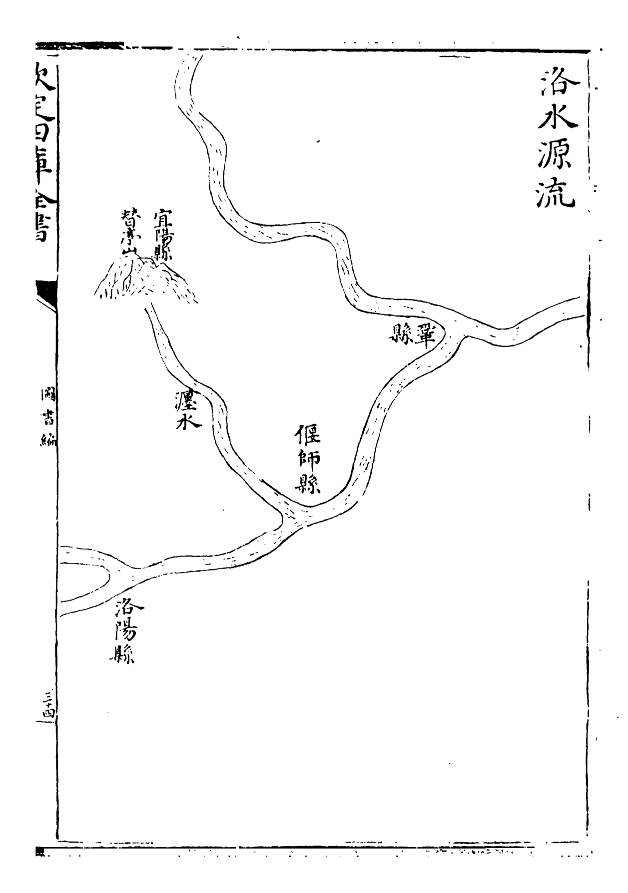
南谷山去鳥鼠山五里司空縣即今西安府華陰縣

也渭水自南谷山出經鞏昌府通渭縣隴西縣歴鳳

翔府寶雞扶風岐山入西安府盩至興平咸陽臨潼

渭南南華州至華陰縣入河

灃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


洛水源流
宜陽縣
鞏縣
瀍水
偃師縣
洛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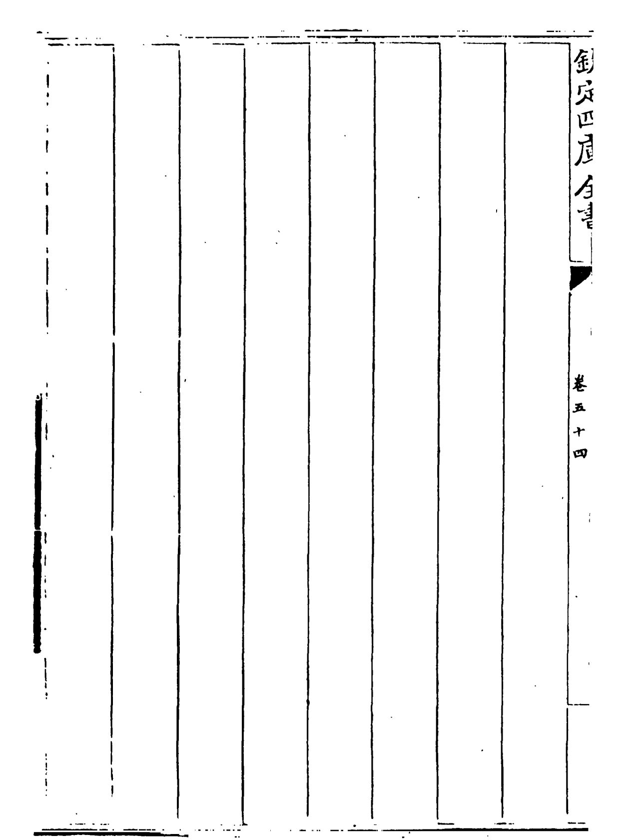
澠池縣
白山
澗水
新安縣
商州
盧氏縣
冢嶺山
熊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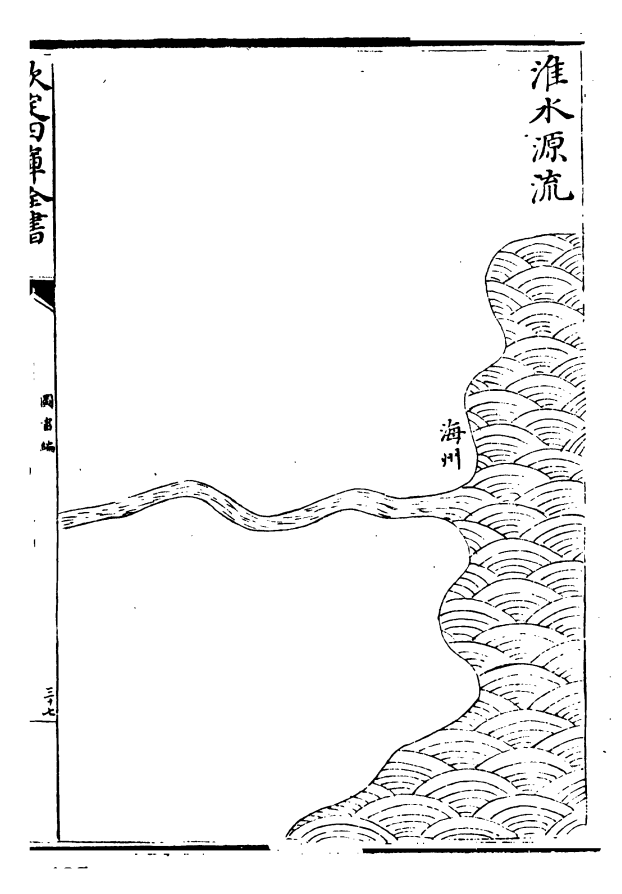
洛水考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按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至新安縣會于澗至偃師縣會于瀍至洛陽縣會于伊至鞏縣入河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即古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三府之

人至今皆呼為洛河漆沮之名亦不知也古今郡縣
慶陽有洛源縣延安有洛川縣及三川洛其一也朝
邑有洛苑鄉水經言延安形勝云洛水之交漢志亦
云雍州其浸渭洛註云洛水經北條荊山而東南入
渭此尤為明證漢志又曰洛都襄洛皆延安近洛之
地略無一字及漆者獨漢上郡志有曰漆垣又不知
何所指顔師古曰洛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為漆
沮之由豈洛亦名漆歟作記者不知鳳翚自有漆沮

二水以二漆為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漆水為涇汭所間其能飛度涇汭來同官耶秦士往往疑此故詳考而著之焉伊水經偃師入洛瀍水經穀城入洛澗水經新安入洛




淮水源流
海州

泗水縣
陪尾山
泗
沂水縣
艾山
沂
清河縣
泌陽縣
唐縣
胎簪山
桐栢山
淮

淮水考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唐縣泌陽及湖廣德安府隨州襄陽府棗陽縣西界胎簪山禹只自唐縣桐栢山導之桐栢去胎簪不遠沂水至邳州會泗同至南直隷淮安府清河縣入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至本府海州入海

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瀰而獨以淮言者職方

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

胎簪山極大廣深秀綿亘河南南陽府唐縣泌陽湖廣德安府隨州襄陽府棗陽縣四州縣之界有卧龍山石女山蓮花峯銅山皆其山也而淮正出於泌陽之銅山下謂淮源出桐栢山者非也

黄河由淮入海

按鄭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黑羊山東經汴城北

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命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黄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

說者葢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猶有河流淤淺近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黄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

決耳是時劉大夏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江通於淮

江與淮不通越揚州高郵僅四百里許吳夫差與晉會黃池鑿溝以運輜重隋人廣之築堤壅水於兩頭自江拽船而上復拽船而下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達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闕

至河北之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河差險不愈於海運之險乎其言固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兖東而障泗水流西南築堽城壩於兖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於衛當時會通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

里内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船其三百餘里皆為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兖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為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為而顧為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黄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兊鳳陽等府糧米者今由渦河達陽武陸

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即有災折計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達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為疏便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絶則又可為事變之備殆亦一䇿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泇河附

泇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利國監經蟃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黄河有六

難馬微山諸湖水中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硐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泇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泇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萬之費也况未必成六也治泇河策宜永罷

之

泇河

泇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卞莊站國初立站今廢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粳鍾畝古稱琅琊之稻即此西泇出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有魚溝水出浮丘山合于此故名三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丞縣界

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州仰泇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皆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之（已上二說不同具存之以備考）

膠河附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橛山也

北經密州東北卤山古名五弩山卤水入焉寰宇記膠水出密諸城縣東蜷山或亦曰膠水出卤山皆非是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濼都濼者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即古貕養澤也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出注新河張奴水一名墨水水側有張奴店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入海者膠水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為經流新河者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

罷予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演真鄭國之罪人也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商惟正題

會同都御史李時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通漕閘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把郎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况古路溝未挑通地脉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北海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

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三百兩去沙僅二尺路只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先年胡給事中謂流來之沙旋挑旋壅況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帶水即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

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漲沙壅輒復為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抵徐州則會黄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

以達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河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侔而水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誠天下河道第一形勝我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每思兩河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懈墮則體立矣而又挑淺修閘築壩治堤之類其用亦

行河其少難乎治黄河者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于水中以鐵扒并尖鐵鋤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夫淤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虞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資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淪没之虞則黄河之事可少濟矣今黄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憲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通流以塞水勢第人多狃于

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為言謂黄河為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吕二洪則在用黄河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皆於其要處致力如此

兩河修治大要不同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斯言實國家治河要義彼宋元竭民事河卒無成績所以為無策之甚也若謂

沛縣水患可憫但河流經行不在豐沛則在蕭碭即開新集麗家屯等處不過移沛縣之患於蕭碭之間去歲勘議之初蕭碭方脫水患之民嗷嗷惶怖不忍見聞况今沛縣四圍漸已淤高詢之土人皆謂一二年間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動列省三十餘萬之衆費三百餘萬之資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貽有害無益之悔也

所謂欲開舊河者其謂有二一則新開集由浮橋出

徐呂二洪免黄河北徙之勢此以黄河舊河言也臣度之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自處一難也夫取資黄河不過為濟二洪之險今於二洪無礙即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急之工二難也是黄河舊河不必議也一則以南陽等閘至湖陵城等處即今堅硬可鑿此以運河舊河言也臣度之黄河北徙之勢未艾也即今開鑿能保其不再衝乎此一難也且新河費四十

餘萬銀役幾十萬夫死於工作者幾百十人命僅成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圖則前項工費皆成無用矣此二難也且府庫既虛民力已竭再行用之勞傷之下必有他變此三難也是運河舊河不必議也至所謂新河不可行者其說有三一則馬家橋易淺一則沙河易淤一則薛河易衝謂之三難臣愚以為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修補隨時救治臣不謂難臣之所謂難者則其源也夫新河與青原山相近而兖州以

南費嶧鄒滕四縣之水實注馬夫以一隄而障四縣之水又當大山瀉下之勢必不能支且其地水利素不疏通每遇陰雨彌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尋其源分其流則自濟寧至南陽至秦溝無處不可衝决不特三河口一口為然也臣愚以為善治水者不與水爭水有所歸流行無滯必有分殺之處則不至暴溢大都順其勢而利導之耳即今河工已成宜急為疏濬分殺之謀又夏村一帶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

不足以濟運道臣愚以為薛河上流須别濬支河以分其勢至於三河口鮎魚泉等口對過之處鑿開大口令其順流西去仍於下流百步外再築一矮隄或為湖為塘高六七尺仍作一水閘水溢則任其西流水淺則所蓄之水以資運舟其上流低窪之處亦因其勢捲埽為湖以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閘以為關閉之具夫有處以分其流則水自不至暴溢不暴溢則自不至衝決自不至淤淺而所謂三難者可免矣

又多方處置蓄水之所以為運舟之資則既去其害
又收其利雖未遽為經久之計而亦不失為一時之
便其開鑿舊河二說俟財力克足之時為之未為不
可也國家運河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自臨清而北
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
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黄河相近故多衝决之患弘治
以前决在河南正德以後决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
五年之間沛縣被决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

之甚者葢緣沛縣舊河積沙為岸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黄水乘虚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横截舊河而始成抵於湖水過沙停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舊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數百里魚鱉之區皆變為桑麻之地矣臣又慮留城至舊山係黄水故道乃築東堤五十餘里為障禦計則黄水可無壅塞之虞又建

復黄家閘則泉有所節宣亦無膠淺之患二年間新舊相接水流相湍舟楫通行惟薛沙二河亦嘗處其伏漲衝突方興工分殺其勢工未及就而水已至矣是以有去夏之患然臣思之運河之患患在黄河彼其排山倒海之勢經年累歲之害來則難禦去則必淤若山水則乍盈乍消涸可立待或一歲而再至或數歲而一見此可以人力勝者也今皆在於上源改水在薛河則於東邵王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三道

引水經赤山𨚁山呂孟等三湖從地浜溝下徐在沙河於黄甫開支河經趙溝歸獨山湖南建減水閘一十三座洩出昭陽湖而又於翟家口宋家口楊家口杜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二道以防末流引之而入甄家窪尹家湖而歸於印馬池等處是沙河薛河之水俱有歸宿又何衝突之足患乎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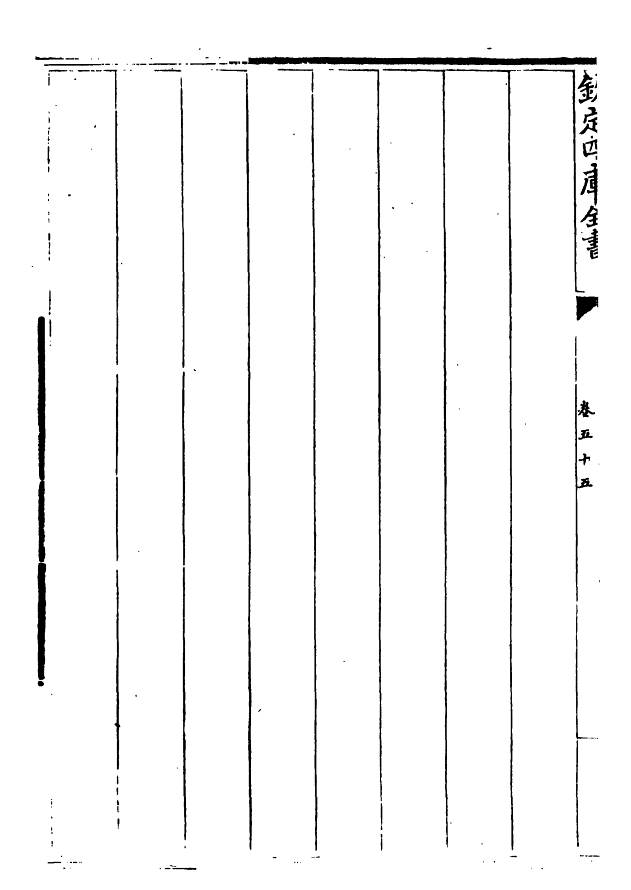
明 章潢 撰

兩河新築堤閘壩總叙

竊惟黄淮二河古稱二瀆黄河發源於星宿海經崑崙山歷陝西山西河南出南直隷之徐州合山東汶泗諸水以資運道自徐經邳至清河縣東與淮水會淮河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經鳳陽泗州亦至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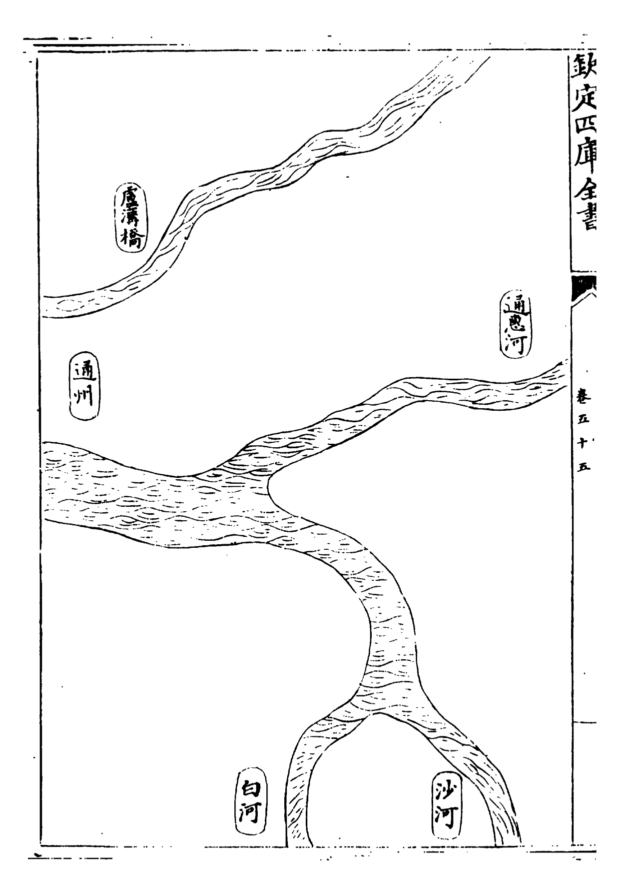
縣東與黄河會二瀆合流俱經安東縣由雲梯關入海其淮河以南則由淮安歷揚州以通江南黄河以北則由會通河歷天津以達京師兩河抱於鳳泗光嶽鍾於祖陵我國家億萬年根本之地實在於此且歲輸江南四百萬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用上有關於國計下有係於民生自隆慶年間黄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等處東決二瀆之水散漫無歸故入海之路停滯而不達此非河之淺也水不

行而沙自塞耳今惟諸決盡塞兩河復合水行沙刷海口復通且堅築𨻶堰以防伏秋之漲連建減水壩以洩盈溢之水築歸仁集而泗州陵寢無衝射之虞固黄浦八淺竇應諸隄而興鹽諸邑無昏墊之苦塞天妃閘以拒黄流修復通濟清江福興諸閘以嚴啟閉復禮智二壩剏建天妃壩以便車盤則二瀆不至横流兩河悉循故道閭閻有可耕之業漕運無轉輓之難真平成之偉觀曠世之希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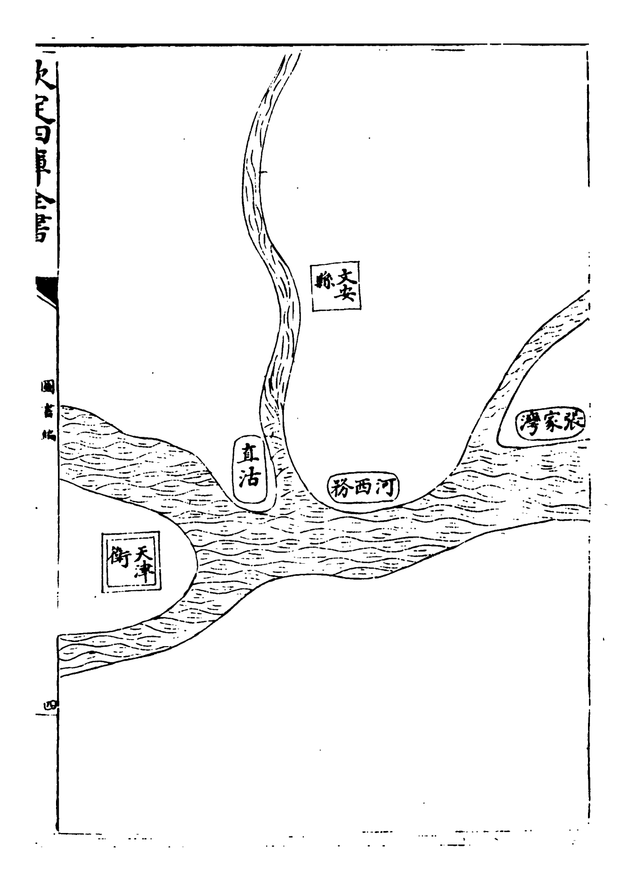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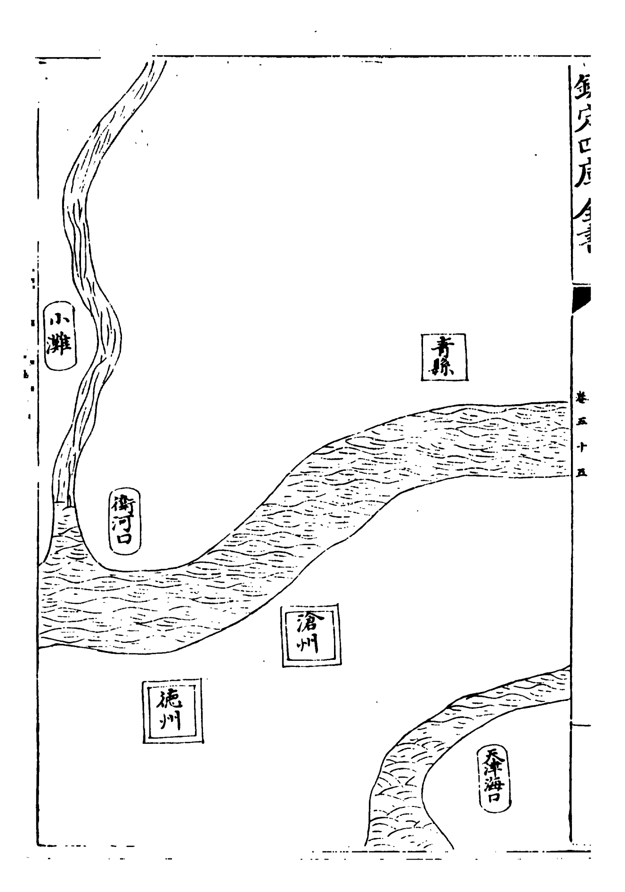
兩河新築隄堰壩閘總圖

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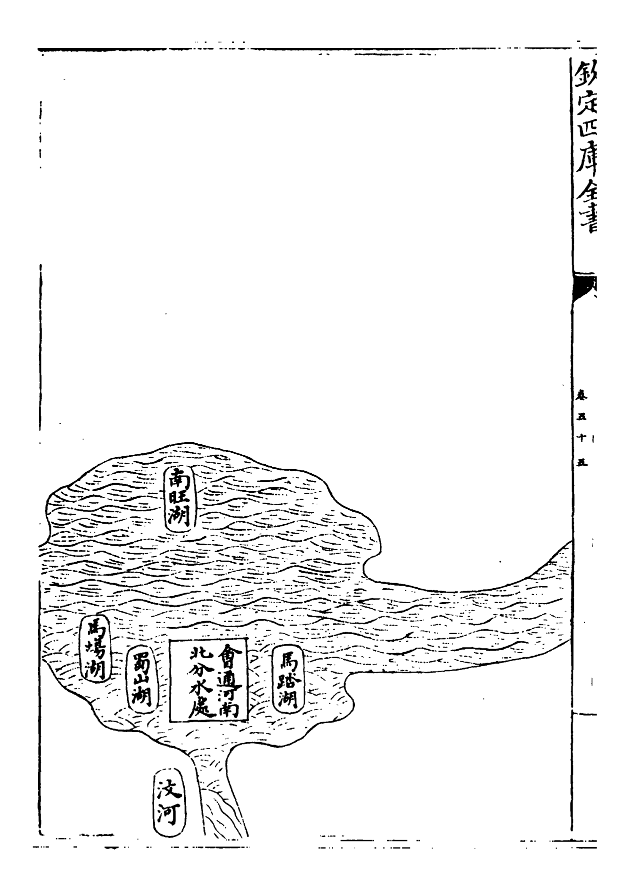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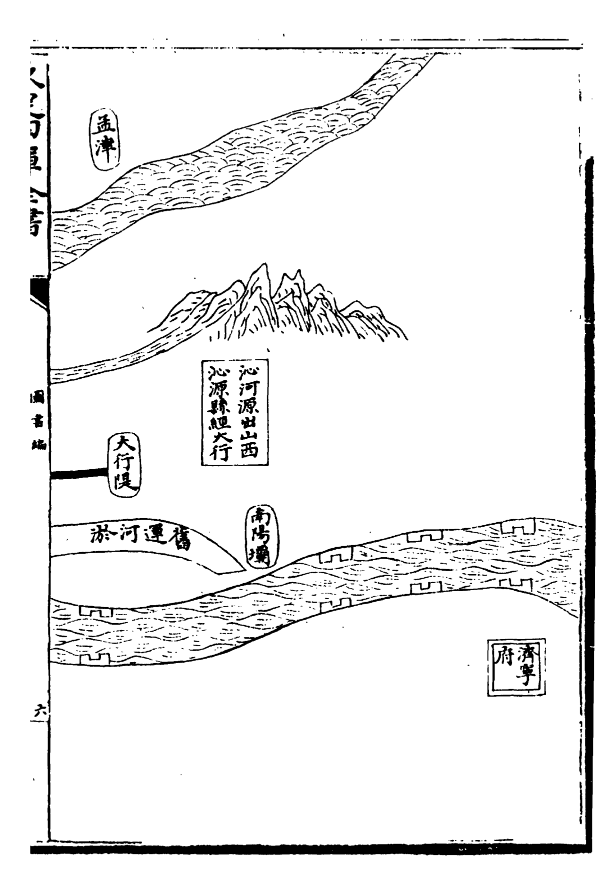
廣濟橋
通惠河
通州
白河
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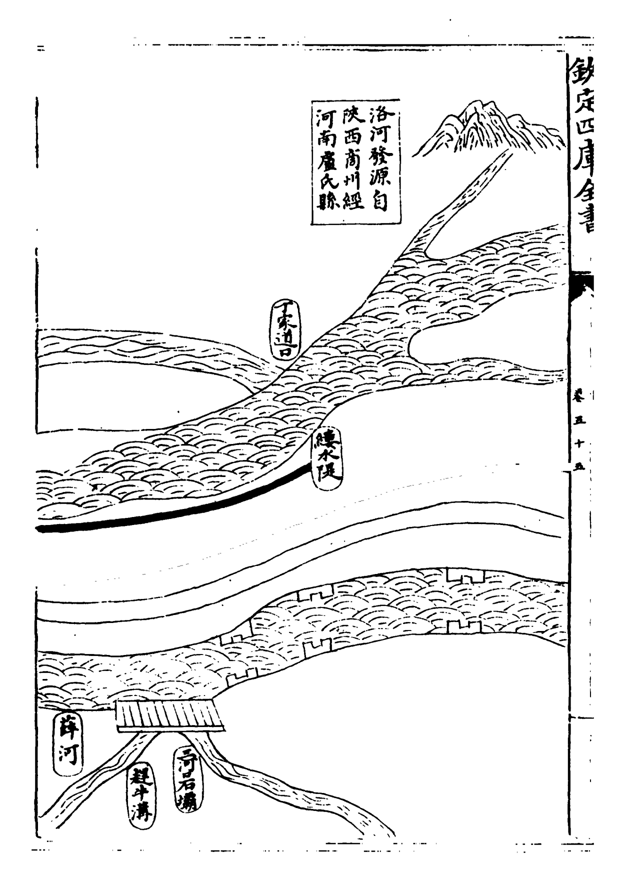

文安縣
直沽
河西務
張家灣
天津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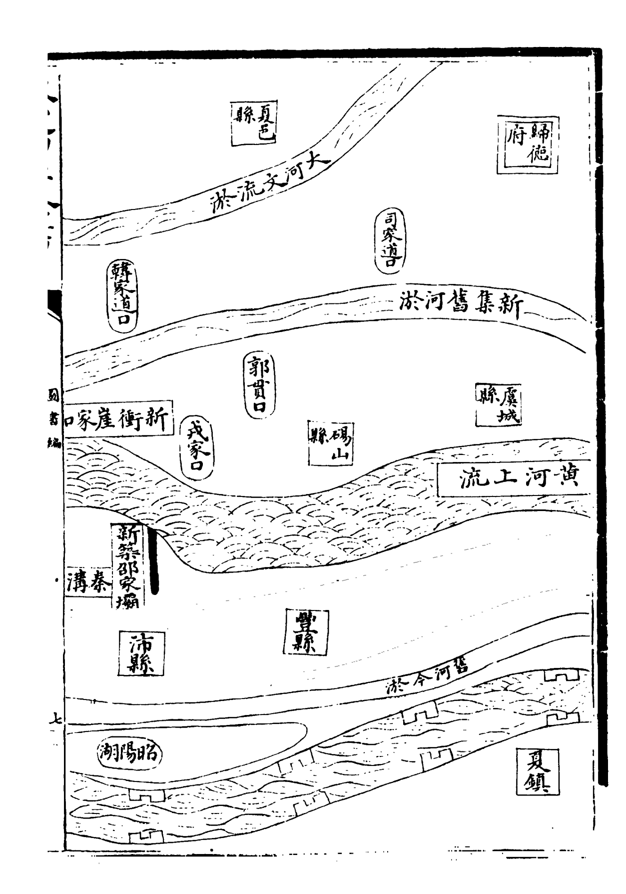

小灘
衛河口
青縣
滄州
德州
天津海口

沙灣河
張秋
安山湖
東昌府
東平州


南旺湖
馬場湖
蜀山湖
會通河南北分水處
馬踏湖
汶河


孟津
沁河源出山西
沁源縣經大行
大行隄
舊運河淤
南陽閘
濟寧府


洛河發源自
陜西商州經
河南盧氏縣
丁家道口
纏水隄
薛河
趕牛溝
河口石壩



夏邑縣
歸德府
大河支流淤
司家道口
韓家道口
新集舊河淤
郭貫口
虞城縣
新衝崔家口
戎家口
碭山縣
黃河上流
新築邵家壩
秦溝
豐縣
沛縣
舊河今淤
昭陽湖
夏鎮

徐溪口

永城縣

白果泉

永固湖

蕭縣

姬村湖

拔劍泉

誼安等山

蕭縣舊城

兩河口

北陳

九里溝

胡店溝

小浮橋

九里山

鴈門集

此係徐北新衝散漫處所今議河南山東南直隸各守要害隄岸以防他徙

今汾

茶城

境山閘

地浜溝

華山

戚山

留城

微山等湖



前此南岸常決房村油頭集等處北岸常決拷栳灣曾家口等處每決則民間田地一望成湖而正河坐此於墊以致水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盡由縷水束水太急於難免于衝潰今兩岸遙堤俱成範圍寬廣縱遇異常之漲至遙堤則水力淺緩不能潰出必仍歸正漕自此堤內河渠永無淤墊堤外民田亦無渰浸矣
新築遙堤自三山頭至李字
三山頭
縷水堤
徐州
黃河至此入運
徐州洪
呂梁洪
縷水堤
月河
磨臍溝今塞
滕縣

寶老穀堆

鋪計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丈零八尺

房村

雙溝

曲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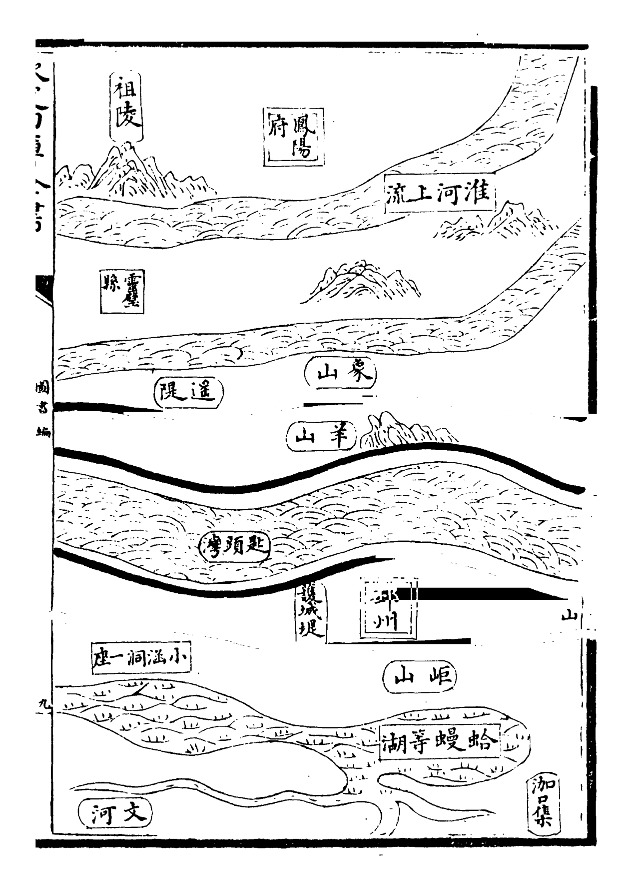
新築遥隄自谷

大洞涵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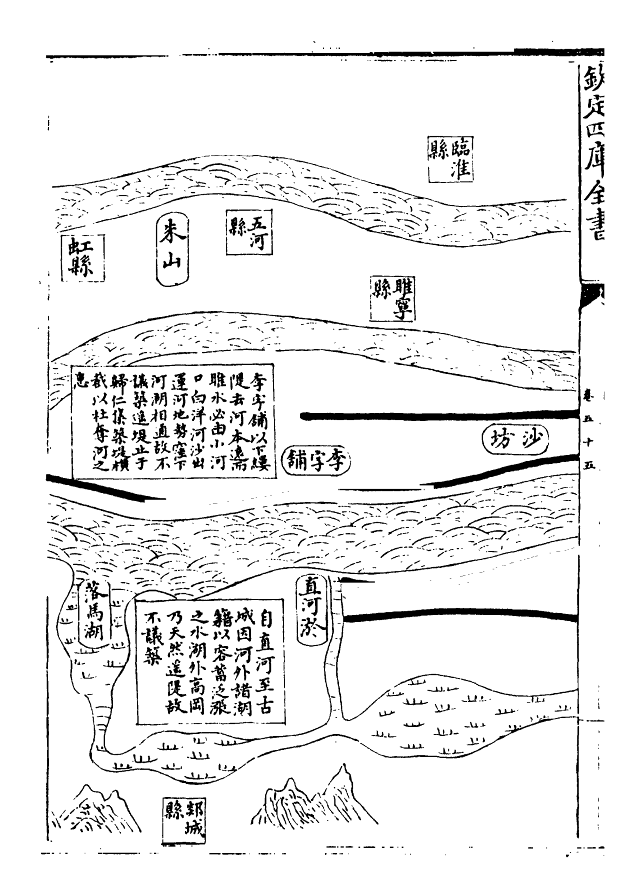
谷山

嶧縣

良城



祖陵
鳳陽府
淮河上流
靈璧縣
象山
遥隄
羊山
趾頭灣
護城堤
邳州
山
小溪洞一座
岠山
蛤蟃等湖
泇口集
文河


臨淮縣
五河縣
米山
虹縣
睢寧縣
李字鋪以下縷隄去河本遠睢水必由小河口白洋河沙出運河地勢窪下河湖相通故不議築遥堤止于歸仁集築堤横截以杜奪河之患
李字鋪
沙坊
直河淤
落馬湖
自直河至古城因河外諸湖籍以容蓄泛漲之水湖外高岡乃天然遥隄故不議築
郯城縣

前此黄河泛漲每倒灌入小河口白洋河并挾諸湖之水決歸仁集直射泗州陵而正河愈弊故築隄横截之今隄内田地悉皆涸出流民見歸耕作而鳳泗亦免沮洳矣

自孫家灣至馬厰坡皆高岡亦天然遥堤故不議築

新築遥隄長七十六百八十二丈

新築遥隄自古城起至清河止計長

前此崔鎮等決口之水由諸湖停蓄漫衍挑清正河淤塞難以行舟而一帶田廬盡被渰沒今俱築隄水歸正漕河刷深廣塞水田廬得免水患流移漸歸佳種其田彌建于遥隄之中以宣淺異常盈溢之水且以保堤而俱設此岸著以其從灘口入海之嘖也

朱還墩

歸仁集

倉家橋

白鹿湖

邸家湖

于家岡

孫家灣

白洋河

小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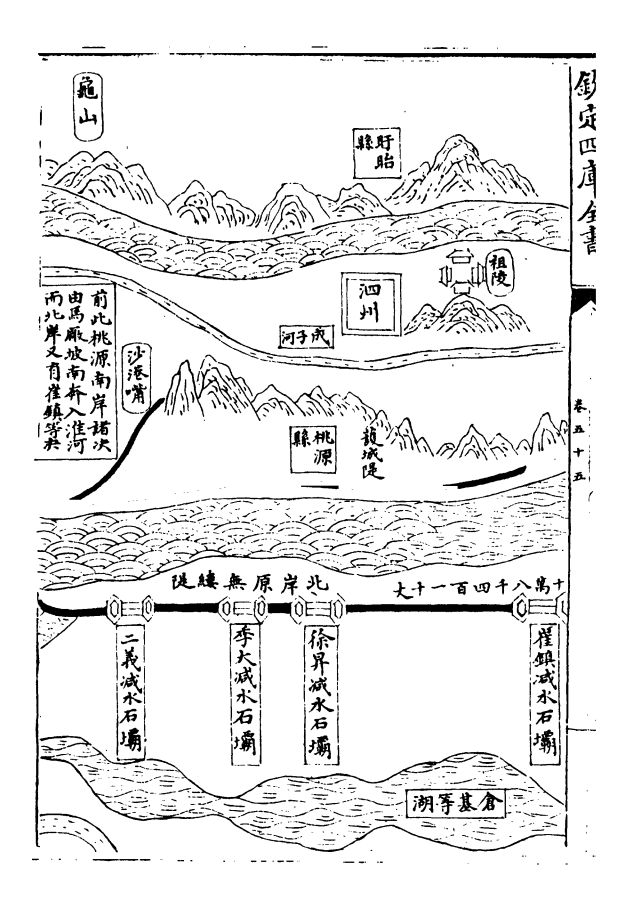
宿遷縣

古城

偃口隄

馬陵山

侍丘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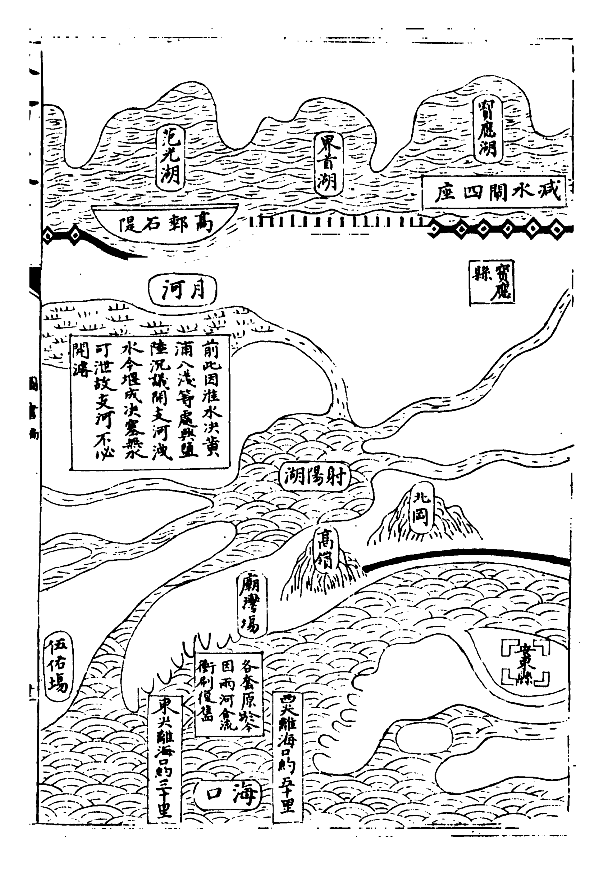

龜山
盱眙縣
祖陵
泗州
戚子河
沙港嘴
前此桃源南岸諸決由馬厰坡南奔入淮河而北岸又有崔鎮等共
桃源縣
龍城隄
十萬八千四百一十丈
北岸原無縷隄
二義減水石壩
季大減水石壩
徐昇減水石壩
崔鎮減水石壩
倉基等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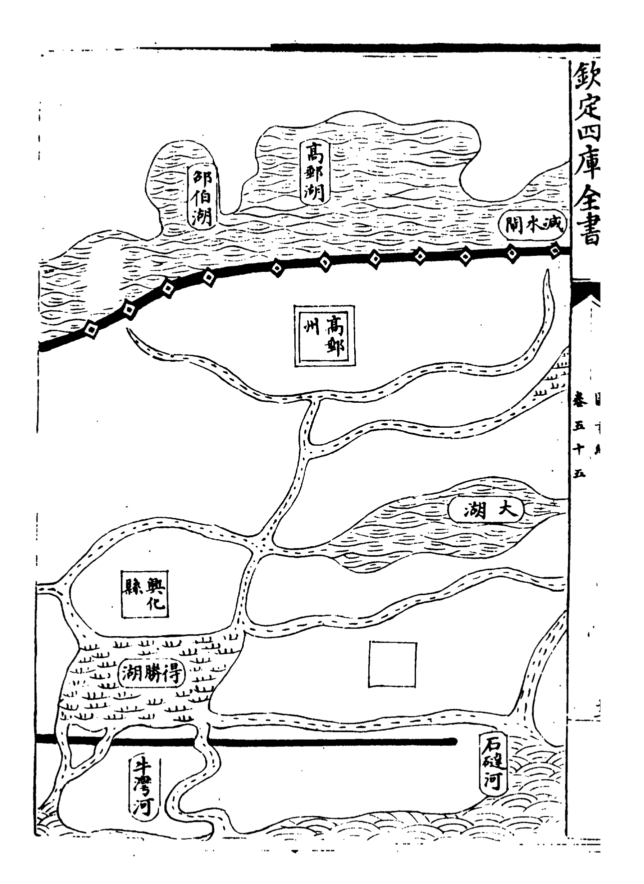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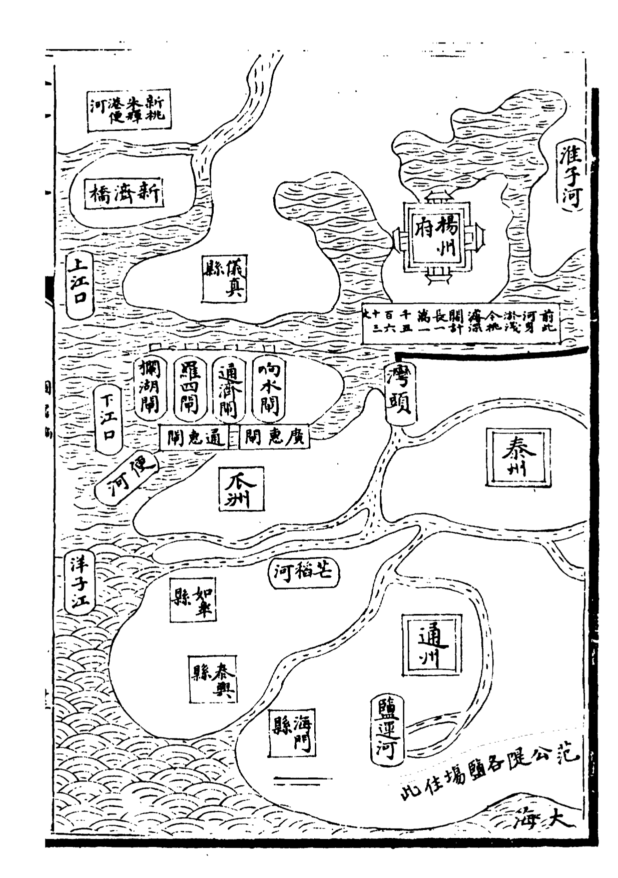
志載曰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國初平江伯陳瑄復加修築故二百年來淮揚無魚鱉之患至隆慶年間本
越城
高家堰
武家墩
洪澤湖
萬家湖
七里墩
新修清江閘
新建福興閘
新莊舖
板閘
通濟閘原因通淮河舊基塌損今改建甘羅城北另開出閘河上道止接淮湖清水閘外每年水潑築壩水落去壩開閘通運淮揚永無水患
泰山
清口
故正河淤狹至不能通舟今北岸俱築進堤而南岸因馬廠坡高阻橫築通堤道兩堤相持永無奪河患
新建通濟閘
甘羅城
天妃閘
新建天妃壩
天妃閘原受黃水今閘塞以杜黃流之入漕河免淤又于閘東建壩以便車盤船隻
黃淮至此入海
清河縣
大河口
老黃河故道久淤
漁溝
鐵線溝
沭陽縣
贛榆縣

堰傾圯淮水由此決入漫衍民田一望無際今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黄入海不但堰内田地盡復膏腴之舊而堰外及泗州濱淮之地原係民田悉皆露出可耕矣

自清江浦至烏沙河止南北兩岸築隄三千三百九丈


氾光湖
界首湖
寶應湖
減水閘四座
高郵石隄
寶應縣
月河
前此因淮水決黄浦八淺等處與塩陸沉議開支河洩水今堙成決塞槩可泄故支河不必開濬
射陽湖
北岡
廟灣場
伍佑場
安東縣
各套原於今因兩河合流衝刷復舊
東尖離海口約三千里
西尖離海口約五千里
海口


高郵湖
邵伯湖
減水閘
高郵州
大湖
興化縣
得勝湖
斗灣河
石䃮河



新桃米港稗便河
新濟橋
上江口
儀真縣
揚州府
淮子河
前此河淤淺閉月桃深漲計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
灣頭
下江口
攔湖閘
羅四閘
通濟閘
响水閘
通惠閘
廣惠閘
便河
瓜洲
泰州
洋子江
芒稻河
如皋縣
通州
泰興縣
海門縣
鹽運河
范公隄各鹽場住此
大海

初議治河疏畧

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肆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駐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

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爾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可濬水力能衝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理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

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黄決催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黄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豈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

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省巨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催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以

防其末流盡令黄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吕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滚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堤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

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遥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大黄遥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幇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樁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

相應大加修舉云云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黄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

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黄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黄水無難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

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益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

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别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

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内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黄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伍閘復伍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遥隄或葺舊工或刱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上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黄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説

僅可施之於閘河矣黄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滚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一道果字鋪起至李字鋪加築遥隄四里餘谷山匙頭灣添建涵洞二座三義鎮

添建滚水壩一座此皆原題未載委應增益在淮則有通濟福興二閘從新改遷新莊逼近通濟閘勢難兩存板閘止宜仍舊信字壩逼近黄河不便修復仁義壩改建天妃閘以東至於興鹽等處入海支河因高堰黄浦八浅隄成水可泄自宜停止而寶應湖隄減水閘止須修建四座此原題備載委當更易因時審勢隨地制宜臣等固不敢惜勞以貽一簣之虧亦不敢妄舉以滋無益之費

兩河工成疏畧

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縣為壑葢由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北岸則決崔鎮季大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處共百餘口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堌諸湖之水越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以致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圮壞潰決東

奔破黄浦決八浅而山陽高寳興鹽悉成沮洳清口將為平陸黄淮分流淤沙罔縱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浅挾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今遥隄告竣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真土膠泥夯杵堅實絶無往歲雜沙虛鬆之弊蜿蟺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於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遥隄勢力浅緩容蓄寛舒必復歸漕不能

潰出甓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必難入兼以歸仁一隄横截於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黄水不得南决泗水至於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遥隄之内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遥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渰没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遥即止嵩嘗考弘治以前張秋數塞數决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黄陵岡一帶增築

大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
今職等所築之遥隄即大行隄之别名耳况係真正
淤土較之大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
桃清一帶水為遥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
河身愈深河岸愈峻前歲桃清之河膠不可檝今深
且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吕梁兩崖俱露巉
石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邳一帶年來篙探及底者
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崖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播遷

之苦此黄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涓滴盡趨清口會黄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内之地可耕而堰外湖波漸成赤地盗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為湖湖之外為淮向皆渾為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寳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寳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浹旬隄俱如故黄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

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逆河以入於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益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黄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為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秪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深水由地中秪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

所矚見也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今流於清河縣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髙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孑遺之民攀輿號泣觀者皆

為隤涣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楊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能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無時而止

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為順方在猶豫而部遣洛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舠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黄淮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别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

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决意塞决以挽其趨築遥隄以防其决建減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頼矣葢築塞似為阻水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不知水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浅返正則水朿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髙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

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絶也每歲修防不失
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
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啟閉疏濬楊河之淺亦皆
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
凡所勘隄壩處長短之異數也為長繩以計其丈尺
處厚薄之異制也為横竿垂線以計其底面處泥沙
之異土也試之鋤钁以驗其純雜處堅鬆之異工也
試之鏟錐以驗其虛實隄堰以土真杵實為上壩閘

以石磈堅厚為工

治河議

文皇帝宅幽都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置都水使者河上築隄距河處至深矣歲久棊弛濟南諸泉多年没而黄河亦時徙時決是故當永樂則鑿汶河正統弘治則鑿張秋金龍口在正德則塞曹沛嘉靖則有房村趙皮塞廟道口李景高口之役盜至嵗乙丑河決而東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水歷湖陵南至谷亭四

十里匯為巨浸固漕河之大阨也明年大司空治之棄斯集麗家屯之舊河不治乃鑿自南陽東至夏村又東南至馬家橋然後遏河流之入沛者折入秦溝而疏留城故渠至境山五十里又疏薛沙諸支河分殺水怒蓋漕道是始更出而東南粟四百萬得從漕上入於大司農矣越隆慶辛未徐邳之水病漕則諸言濬舊河便者交難司空曰黄河所從來建瓴萬里邀挾百川獨秦溝當之彼其勢不溢而北則溢而東

矣舊河之淪没無幾其處易浚浚之良便柰何司空一日而勞十萬人之力捐縣官金錢數十萬緡粟稱是以鑿新河黄河性寧有常豈其能及舊河獨不及新河哉此固一説也然愚則以為國家漕道業已與河相直出秦溝過吕梁洪踰淮放海譬之大盜然矣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沉璧馬令從官負薪石而後僅勝之乃立宣房宫作歌以侈大其事説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何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

矣乃至欲引河利漕豈非延大盜入室哉故勢不得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而徙之今必欲泝豐碭越虞城放於歸德之丁家道口以窮新集故道則厥土惟塗泥耳即具卒萬人恐不能操舟没而取也且河性湍悍土疏善潰日雜之而日塞之則人將告病而久頓大衆以幾萬一之功非策也今獨疏鑿新河令河出秦溝而東不至病漕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竊以為司空之策得也然新河初成而境

山而南又塞司空奉璽書役河上隄汴城以西至於馬家口幸應績矣而明年汴城蒙陰寶應下邳之間又以竭澤告病於是天子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故久而無功乃一事權假便宜予金錢八十萬使重臣率水衡使者經畫漕事以力踐其言事克底績邀之以酬功勸之於是漕臣皆焦心乾口以盡其餘而淮決高堰河決崔鎮者皆幸就塞淮揚徐邳之隄延袤千里而丁子淺蘆子沽其功頗告成矣此

皇上元德格天淮海効靈所至獨所謂專一之效耶然愚聞往者高堰黄浦以全淮之水病興化鹽城故議者請鑿丁溪白駒周禄港諸支河為水壑今黄浦幸就塞則開支河之役當議罷也不然是外引水病興鹽也范隄肇自吕泗終於徐瀆延袤數百里所以貽淮海之安非一日也即令以高堰黄浦之故必當徹鑿之以洩暴水亦所不敢言者况牛灣河瓦龍港其水門固在此何待范隄耶令黄浦幸就塞則范隄

當以時修復也不然非所以捍海潮障鹽河也往者武宗朝有乙省轉輸之半者會羽書旁午主計者不能支遂罷其議今誠不能以減漕邀於左藏然稍議折以佐民旦夕之命且省轉輸此事理可為者也不然則頃者且賜民田租之三矣何論議折也往者歲漕十二萬石海上而廟議有恐其以蜀粟萬石率千人而棄之海者於是天子遂罷海漕愚則以為海漕亦不可罷誠自淮鹽海道夾碣石以薄幽薊歲不過

一月之勞耳其所輸可以佐緩急其視河漕大都所省牵挽供餉之費當得數十萬且令四方郡國寶藏皆得自海舶以文錯於幽蓟為市也不然假令有犀不逞者當河而大呼以坐索餉饋而吾獨舉國待哺於河漕此非筴也往者廟議皆言膠萊河北自海口南至麻灣縈紆三百餘里乗潮之艘雖能上下然不能逺諸山谿之水即欲鑿之使深而其應或多遊沙或多岡石其大沽河又南入麻灣不可挽而西濰河

則越在百里外不可引而東必欲鑿兩海非經費百萬積五六年不可於是天子遂罷治膠萊愚則以為國家建設長利茍利足以償費猶將為之況相什百千萬此者乎今之膠萊廢河僅僅百里可以計日而就即費甚亦千金已耳何至糜費三百七十八萬也況姚演既治閘新河店通海潮達於安東則膠萊宜無不可開者元既歲漕百二十萬粟入大都則今雖若丘文莊議以江東西湖廣之粟從河而以浙東西瀕

海之粟航於海上使之羽翼河漕以蘇漕卒之困而生食其利宜亦無不可者不然則宜若天順七年引沁通衛以殺黄河水力又不然而疏紅荆口故道與河漕並行是又患河計河之外一長策也若河漕則必欲蓄水而與水爭矣夫欲與之爭利則又安得不受其害在任事者時加之意使不至於大潰耳